

集部

文選卷五十二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論二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衆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

班叔皮　向曰此論帝王所以興者必有天命是時屬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囂據隴

擁衆欲有分割土宇之意彪時在隗處以隗所舉必見禍亂故著此論以明天命所歸冀其有悟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歷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　翰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以命禹而禪之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　良曰暨及載行也此言有天下者必資積德累行不可以造次之間而得之也稷者周之先契者殷之祖也皆以佐

堯舜有至美之德奕世而行故至成湯武王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五臣作世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五臣本作民其揆一五臣本作一揆也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揆理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善曰漢書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虵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濟曰堯漢之先祖祚福紹繼也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虵當徑高祖乃拔劒斬虵後人來至虵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

子也化為虵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翰曰高祖夜行澤中見白虵斬之乃有神母號哭曰赤帝子殺吾白帝子符應也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

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清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祚之向曰懿美也

豐功厚利積累之業

善曰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良曰言必有大功厚利以利於天下積德累行之業也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

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周公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

善曰孟子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

歸韓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三德之運應錄次相代埤蒼曰倔特起也崛與倔同　濟曰倔起謂平起於匹夫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　銑曰言人不達高祖起於布衣所由也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劒善曰適猶過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劒取天下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蒯通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　翰曰言游說之人務以口辯乃比爭取天下勢如逐鹿於野幸有捷急者則先得之

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善曰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　向曰神器帝位也言悲世人以為高祖自布衣亦欲効之以捷急之勢取之所以天下多為亂臣賊子欲懷惡逆之意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餧流隸飢寒道路善曰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餧流隸流移賤隸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也餧或為殣荀悅曰道瘞謂之殣也　良曰無菜曰餧無穀曰飢流隸謂逃流賤隸之人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善曰韋昭曰短為裋裋襦也毛布曰褐短丁管切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也晉灼曰無一擔與一斛之餘　銑曰短

褐麤衣也擔謂一擔之重石謂一斛之數蓄積也言思有擔石之糧以積也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善曰韋昭曰一斤為一金孟子謂滕文公曰為民父母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為民父母也　濟曰一金謂一斤之金也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法言曰天因祚之為神明主也　翰曰言不可妄處也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質烹醢海分裂善曰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比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

之項梁死鈇向曰信韓信也布黥布也梁項梁也籍項籍也卒終也潤鑊伏鑕烹醢分裂皆殺也鑊煑也鑕砧也醢肉醬也分裂謂斷其支體也又況么烏堯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善本作也善曰鶡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麼莫可切爾雅曰干求也良曰么麼小也數子謂信布梁籍干求也是故鶩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善曰廣雅曰鶩駘也今謂馬之下者為鶩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史記陳涉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蓋胥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翰曰六翮謂鴻鵠之翼也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

善曰應劭曰爾雅曰楣謂之梁梲侏儒柱說文曰楣枅上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梁音節梲之劣切銑曰楣謂之梁梁上楹謂之梲蓋小材也荷負也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善曰音義曰筲竹筥也受一斗論語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向曰斗筲小器也秉執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速不勝其任也善曰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鬻鼎實也鬻與餗同良曰鼎大器也以喻重任餗鼎中之珍饌喻王位也言鼎折足則覆鼎中之物言非其材而處其任則如此也當秦之末五臣本作時豪傑並起善本無並起二字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善本無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

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記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翰曰陵母為項羽所擒獲也良曰陵母見漢使傳言與陵也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五臣本無陵字翰曰陵母恐陵為母在楚有二心於漢遂對漢使者以劒自殺以絕陵望使固心於漢也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宰五臣本無宰字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五臣本作幾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

猶會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善曰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　向曰春秋史書之通名也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左氏傳周內史叔興曰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善曰徵應謂下衆瑞也四曰寬明而仁恕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何以關內

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

五臣本作用已善曰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濟曰達聽受謂不信讒諂也從諫如順流

趣時如響起善曰左氏傳晉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翰曰趣時謂

見時利也響起言疾如響起應聲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善曰漢書酈食其欲立六

國後漢王以問張良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　良曰初酈食其欲立六國高祖問張良良

良發八難而高祖輟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拔足揮洗揖酈歷生之說善曰漢書

曰酈食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

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　銑曰酈食其初見高祖高祖方洗足酈生曰足下必欲滅無道秦不宜

倨見長者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拔足揮洗謂止洗足也揖敬從也

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翰曰高祖既定天下以家在關東意欲都洛陽納戍卒婁敬說言遂還都長安故言斷懷土之情也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

善曰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良曰高祖愛趙王如意欲廢太子而立如意是時南山有四皓者四賢人高祖召之久不至後乃來與太子游太子入朝高祖而四皓為侍高祖遂以太

子為賢而不廢也以不立趙王故云剖肌膚之愛也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善曰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驂乘監諸將　濟曰行陳謂軍旅之間也亡命謂自楚逃歸於高祖也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善曰莊子許由曰我為汝言其大畧廣雅曰畧法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烏老妊而鴆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虵之怪善曰畧粗畧也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文曰妊孕也如蔭切　向曰劉媪謂高祖母初妊謂有娠也言高祖母初妊高祖夢與神合雷電晦暗父太公往視則蛟龍在

於上遂生高祖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貰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也　翰曰高祖微時嘗從王媼武負二人賖酒既醉臥二人見其上有怪異此兩家遂毀契券不取其財也沛令客呂公見高祖奇兒乃妻以女即呂后也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五臣本作其處善曰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閒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冉切　良曰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每獨游所至處常有雲氣呂

后望雲乃知高祖在中輒求而得之始受命則白虵分西入關則五星聚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虵當徑高祖乃拔劒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銑曰分斷也高祖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高祖受命之應也東井星名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濟曰淮陰侯韓信留侯張良並言高祖得天之授也非人力之致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翰曰五者謂五行相承也取舍五臣本作捨不猒斯位符瑞不同五臣本作周斯度善曰韋昭曰猒合也

一艷切向曰厭合周備度數也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侯伐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銚曰折足之凶則上所述鼎折足也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冀覦逾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敢望上位也說文曰覬幸也覦欲也距逐鹿之瞽古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

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善曰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翰曰英雄謂隗囂也言誠能知其天命覺寤人事畏如此斧鉞之禍以自警戒超然遠見淵然深識收王陵陳嬰之事以為明鑒之分絕韓信黥布之逆無為窺覦之心也距絕也逐鹿謂上述游說士所比也瞽說謂無知之說也神器帝位也貪不可冀謂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徒為二母所笑也二母則陵嬰母也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向曰文帝典論二十篇兼論古者經典文事有此篇論文章之體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

能自休善曰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少子也　良曰伯仲言相次也　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傅毅字也休息也言其文美不能自息也夫人喜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濟曰言文人各自見所長輕人所短也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享通也享或為享　翰曰帚謂除地之帚也言家有敝破之帚自以為寶重者乃通比於千金此則不自見之甚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

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善曰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良曰驥騄良馬也以比賢才之俊逸也葢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羌內恕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銑曰審己之才以度前人則無不相服之累也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善曰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

遺我乎岱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翰曰齊俗文體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氣然亦是齊之傳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濟曰初征登樓槐賦征思玄猿漏卮圓扇橘並賦名也玄猿黒猿也漏卮酒器也言此諸文雖張衡蔡邕亦不過之如作諸文未勝於此者也稱勝也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向曰陳琳阮瑀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善曰漢書東方朔枚皋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銑曰言文美理弱也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

班儔也（良曰揚雄班固之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翰曰貴遠者謂其不分別文章傳聞遠者為善乃寶貴之也向聲謂向其聲譽而為美也）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向曰銘誄述人德行故不可虛也麗美也）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翰曰四科謂奏議書論銘誄詩賦也通才謂諸事皆能通備也）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善曰蒼頡篇曰檢法度也濟曰檢法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善曰桓子新論曰惟

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良曰譬如簫管之類者言其用氣吹之各不同也素本也言其巧妙者雖父兄親於子弟亦不能教而移之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向曰年壽有盡榮樂有時此二者必至之期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善本無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銑曰飛馳言疾速也以喻鳥飛而馬走者言不假託此四物而聲名自至於遠也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善曰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約而弗五臣本作不務不以康樂而加

思善曰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懾懼也　濟曰隱約失志皃康安也加移也言文章之道不以通塞移思也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心不使時過已也　良曰已助句也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五臣本作懼於饑寒富貴則五臣本無則流於逸樂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懾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遊五臣本作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善本無亦志士之五臣本無之字大痛也善曰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翰曰融孔融也著論謂徐幹著中論二十篇

六代論一首 善曰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出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銑曰魏氏春秋云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時屬天子幼稚遂著此論冀感悟曹爽也六代者夏殷周秦漢魏也

昔夏殷周之五臣本無之字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善曰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 良曰設疑問之

辭也發後文也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濟曰三代夏殷周也與天下共民者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難則諸侯同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翰曰秦不封諸侯故莫有救者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兼親踈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向曰親踈者謂天子之宗屬親踈者異謂異姓也言並封為諸侯兼而用之合而進之共治天

下也參合也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善曰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二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令以法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　翰曰輕重謂大小之國也并兼路塞謂不相侵劫也逆節謂不遵王命也及其衰也桓文師禮善曰齊桓晉文　向曰及周室衰微有齊桓公晉文公師禮以伐不義奉於周室也包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為宋役亦職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　銑曰包茅祭藉之草也楚人不貢包茅不遵王命而齊桓公帥師伐之定王時晉帥諸侯築

王城宋宰仲幾不受命晉文公戮之也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良曰弛廢也肅敬也言齊桓晉文匡輔王室使紀綱廢而更張諸侯傲叛復得敬懼也二霸之後寖五臣本作浸以陵遲善曰漢書曰二伯之後寖以陵遲　濟曰二霸即桓文二君也言二君甍後復陵遲敗亂也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善曰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翰曰負恃也方城山名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言其欲有簒周之心而猶畏懼同姓之國宗姬同姓國也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脣吻亡粉反　向曰散消者懼同姓之國不敢為姦逆也斯豈非信重親

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銑曰碩大也言枝葉大茂能蔭本根故云賴也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吴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吴大破之吴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滅鄭并其國良同善注曁乎戰國諸姬微矣濟曰曁及也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善曰燕衛周同姓也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向曰言自救滅亡不暇相憂也至於王赧匿簡降為庶人猶枝榦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曁于

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銑曰王赧謂周赧王也秦據勢勝之地騁五臣本作馳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賈誼過秦曰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良曰譎欺也蠶食者言如蠶之食葉漸至於盡也九國謂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也至於五臣本作于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善曰尚書曰天位艱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　濟曰曠日謂積德而祚長也若彼謂周也用力若此謂秦也言秦雖欲彊取周室然為枝葉廣大難以為拔至始皇方定天位也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

其可謂當之矣善曰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周易否卦之辭也鄭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固也　翰曰苞桑謂叢生之桑也謂根深而相連取其固也危亡者繫之於上取其難拔之義也言周之積德深遠有似於此者故云當也

秦觀周之弊將五臣本無將以為小弱善本作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也　向曰秦皇觀周所以為弊者乃以勢弱而諸侯奪其國也遂廢五等諸侯之爵置郡縣之吏也

棄

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銑曰毗佐也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良曰枝葉謂子弟也譬猶芟所咸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五臣本作勃哉善曰法言曰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通俗文櫂謂楫也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濟曰芟刈猶以刀斷之也肱股手足也捎弃也金城者言其堅如金也悖逆也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

五臣本作人令陛下君有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善曰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强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紀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翰曰齊相田常殺簡公專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至常曾孫和遷康公於海濱康公卒呂氏因此絶祀晉昭公卒六卿專征盡滅晉族而分其地為十縣越言不封子弟終恐

有此禍亂無人輔弼帝室何以救其敗亂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五臣本作黜其義至於善本無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訢臣之口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　向曰黜退也言退淳于之義也　銑曰始皇遺詔使太子扶蘇與喪會於咸陽趙高道矯詔賜太子死而立胡亥此謂託廢立之命於訢臣之口也託猶假也至令五臣本作命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尅五臣本作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

宮委政讒賊善曰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春秋合誠圖曰誅勠民害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史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事無大小輒決於高蒼頡篇曰委任之也　良曰申謂申不害商謂商鞅也皆專為刑法之術而二世復師謨其前法也自幽深宮謂為趙高所惑常居於宮中不親視事事皆決於高故云委政讒賊

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善曰史記曰二世齋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閻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　濟曰時關東諸侯起

兵爭欲亡秦趙高匿之二世不知二世以此責讓高高懼誅乃陰謀使咸陽令閻樂帥千餘人殺二世二世曰亡為王樂不許又願與妻子為黔首終不許遂自殺於望夷宮也殘殺也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　翰曰潰亂也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善曰史記曰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　向曰陳勝吳廣先舉兵叛秦其後高祖項羽起兵項羽殺秦王子嬰也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銑曰裂分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良曰三代夏殷周也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濟曰常君定主謂五

等諸侯代代相繼也枝葉相扶則諸侯之於帝室也如木枝葉相扶持覆蔭也首尾為用謂首有難則尾救之尾有禍則首救之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翰曰言封子弟為諸侯縱使子孫失道人且無成湯武王之賢者雖姦雄有謀逆之事謀未發而身已殺戮矣何得有陳勝項羽復得置手足以為亂哉區區小皃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善曰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噬也　向曰烏集言如烏烏之集或聚或散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善曰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城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

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善曰班固漢書賛曰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劒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未甞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吕擅權圖危劉氏善曰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吕禄相國吕產專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即柄字也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善本有能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内齊代吴楚作衛於外故也善曰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磐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漢書宋昌曰諸吕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内有朱虛

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强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　銑曰磐石大石膠固言堅固也東牟侯劉興居朱虛侯劉章與諸侯共誅諸呂延迎代王而立之是為文帝此則諸侯內外之勢彊盛故也

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踵繼也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良曰傳謂傳於他人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下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　濟曰跨帶也權侔京室謂權勢之盛同於天子也景帝時吳楚七國反謂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

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翰曰言多立諸侯少令海封其地使其力少也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善曰漢書賈誼上疏之文向曰不從賈誼計也至於孝景猥用晁善本作朝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五臣本作怨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善曰漢書曰晁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寛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令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

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很由也 銑曰很頓也削黜謂削退其土 良曰吳楚先起謀反之意故云倡謀也言七國之反其萌兆發於高祖而釁成於文景謂高祖封地廣文帝能漸削之是覺之過制也景帝黜削過急是不漸也

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

善曰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濟曰此諸侯地廣而彊帝室弱而見侵如末大根小必折也尾大身小難掉也且尾在於身者也欲掉之尚猶不從其心況諸侯彊盛且非已體之尾可掉哉謂難以禁止也

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 五臣本作令 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

割梁代五分善曰漢書主父偃説上曰令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折自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也翰同善注割亦分也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向曰言分其土地遂至陵遲資費薄故租稅不得輸於國家也不豫猶不輸也政事謂國家也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善曰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

王福薨無子國除銑曰酎酒也漢諸侯助祭飲酎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則免國或以無後嗣者除其國也至於成帝王氏擅朝良曰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執政專擅帝命其兄弟七人皆封列侯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五臣本作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善曰漢書劉向上疏之文翰曰母黨即王氏也濟曰公族天子宗族兄弟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善曰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向曰稱引謂稱古今之事至乎五臣本作于

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善曰班固漢書賛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部鄉侯閔以莽簒位獻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部音吾　銑曰異姓謂王莽為相鴆殺平帝立中山王子嬰為少主自比周公攝政實為齊田常殺簡公之亂也高拱謂拱手而盜取天位一朝稱臣於莽解印釋紱謂奪其

位也貢奉謂以漢社稷上歸於莽猶懼不得為臣妾者恐殺也廣陵王嘉獻莽符命封扶東侯此皆懼誅所以苟取免患而已豈不哀也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善本作畔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五臣本無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良曰徒但也所以貢奉社稷於王莽者豈為叛逆乎但權勢輕弱不能定亂也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善曰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兼不世之姿　濟曰挺出也不世謂希世也姿質也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翰曰成謂成逆簒也絕謂絕社稷也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向曰言光武不封建子弟踵亡國之法而為僥

俾無疆之期亡國謂秦也不封子弟欲居帝位傳於無窮者也則以謂無疆之期疆猶窮也至于桓靈閹善本作奄豎執衡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又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善曰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善曰張超牋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銑曰本末謂君臣也御制也身手猶親戚也鼎沸謂亂也宗廟焚為灰燼辭肖宮室變為蓁士臻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五臣本無所安處悲夫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餘末也良曰謂董卓為逆焚洛

陽宮室也蓁藪謂草木荒也

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恥王綱之廢絶慜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善曰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兗州牧後太祖還都於許許屬豫州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濟曰譙沛地名兗豫二州名

掃除凶逆翦滅鯨鯢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也 翰曰鯨鯢大魚吞食小魚者以喻不義人也

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善曰魏志曰天子東還敗於曹陽太祖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還雒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 向曰董卓遷獻帝於西京而曹公迎帝都於許昌然許昌屬潁也邑州通而言也

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

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善曰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銑曰謂魏亦不封子弟也五代夏殷周秦漢也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良曰空虛謂有其封名實無其地也有不使之民謂不使其理人也竄致也閭閻邑里之間也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五臣本作世之業也善曰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濟曰磐石大石也比之堅重不可轉易也宗盟謂同姓諸侯盟會者也且今之州牧郡守

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從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榦弱枝也　翰曰厠列也維持連接也天子為榦封諸侯為枝所以備萬一危難之事以相蔭庇也令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向曰名都之主謂大州刺史也偏師謂佐於大軍也帥將也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五臣本無於百人之上銑曰言宗室文武位卑也百人之上百夫長也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

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善曰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群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馬畢志其内未得騁其足也　良曰衡謂車上横木軛格也君命任使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濟曰此喻帝室微弱不封諸侯亦如泉竭根朽不得其所也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五臣本作仆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善曰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衆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諭大　翰曰蟲所以喻帝室也足所以喻諸侯也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

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也向曰墉城牆也建立素本也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善曰尚書曰厥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也銑曰黑墳肥土也言樹移於本必枯槁不暇繁育其枝葉也喻天子不封子弟是不優其本雖居尊重之位獨憂天下猶不救目前所見誰與言於久遠之計也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善本無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翰曰逸樂也設備立諸侯也故疾風卒

至而無推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弈論一首 善曰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揚雄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弈

韋弘嗣 善曰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弈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 翰曰吳志云韋曜少好學能屬文同善注弈者圍棊也

蓋聞 善本無聞 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善曰論語孔子之辭

恐不及者猶恐失之況於弃日乎

向曰好學樂道如奔逐於物志

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五臣本作違也銑曰悼傷邁過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五臣本作經之以日力良曰操志也日力謂以積日力也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

善曰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

濟曰甯越常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以免此勞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可以達矣越曰他寢吾不寢他食吾不食積年

十五以當三十年足矣後遂為周威王師董生董仲舒也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後園篤亦勤也漸漬猶浸潤也棲遲謂優游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善曰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翰曰西伯文王也姬公周公也文王自明至於日昃不遑暇食用修其德以安兆人周公亦夜待曙以憂政事也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向曰十萬曰億載年也已止也言勤道之心不可止也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五臣本作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銑曰素猶心也是以卜式

立志於耕牧而黄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善曰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黄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襃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良曰卜式以耕作牧羊為業後勤學累官榮貴黄霸以罪繫獄是時少府夏侯勝亦下獄霸願受經於勝乃授之霸後為丞相囹圄獄也故山甫勤於夙夜而五臣本無而字吴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五臣本作憜哉善曰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吴漢字子顔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

濟曰仲山甫周相也夙夜勤政以事一人吳漢後漢光武之臣常勤勤不離公門公門職事之府也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五臣本作習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翰曰太牢之饌謂滋味也韶夏雅樂也不暇存者言不暇食而聽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五臣本作棋易行善曰埤蒼曰賭貱也賭丁古切貱記被切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向曰棋子也弛廢也戾恨也然其所志不出一枰補萌切五臣本作抨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古買

之間善曰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罫自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絕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趨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棊皆生銑曰枰棊局線道也罫線之間方目也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善曰廣雅曰階因也良曰階上也徵選謂選賢良也求之於善本無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善曰劉向圍棊賦曰略觀圍棊法於用兵怯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濟曰孫吳謂兵法也考之於道藝則非

孔氏之門也翰曰孔氏孔子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善曰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奕碁進退取與攻劫殺舍在我者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向曰擊木投石童子戲也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五臣本無暇字博弈之是耽善曰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班固漢書述曰媚茲一人日旰忘食銑曰致養父母也良曰旰日晚也言勤於王事不暇早食也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善本作章也濟曰夫然猶如此也言能如此養於親納忠奉於君故得

孝友之行立於世貞純之名彰著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善曰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孫弘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　翰曰乾乾勤心也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善曰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荅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　向曰熊虎喻猛也龍鳳喻文章也署謂文學之司也百行兼包五臣本作苞文武並騖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引興摘暴學管百行　銑曰苞納也騖馳也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　良曰程試謂呈其才者必見試用也金爵謂金印紫綬以封人爵也誠千載之

嘉會百世之良遇也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善曰廣雅曰惜愛也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五臣本無乃字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虢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　濟曰勲功也盟府謂掌諸侯誓盟之官也夫一木之五臣本無之字枰五臣本作抨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五臣本作棋三百孰與萬人之將善曰邯鄲淳藝經曰棊局從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　翰曰方國之封謂一國之界枯棋棋子也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弈矣善曰周禮

曰三公自袞冕而下鄭玄曰袞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袞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　向曰袞龍諸侯服飾也金石樂也兼并貿易也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　銑曰顏回閔子騫有德行好學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　良曰張良陳平有計策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　善曰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曰猗頓也　濟曰猗頓巨富人也言用以求資貨則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知名立而鄙賤遠矣

乾隆御覽之寶

文選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五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臣邱卿雲

文選卷五十三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撰

唐李善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註

論三

養生論善曰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朔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五臣本作夭妄者善曰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不然者皆夭耳良曰言過神仙上壽以往皆是夭妄而死此皆兩失其情請五臣本無請字試粗論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粗麤也向曰兩失謂神仙夭妄也言失其論事之情也夫神仙雖不目五臣本作目不見然五臣本作則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善曰廣雅曰較明也濟曰較明也其有必矣言必有神仙事也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善曰孔安國尚

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 銑曰言神仙非學之所能成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善曰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 翰曰導攝也 向曰神仙則不可學攝養性命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世人皆不知其精妙不得長年也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善曰漢書曰上問左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銑曰服藥不得汗也 良曰愧懼也言服藥求汗或有不得者或有人懼情一集乃有渙然而汗出者流離汗流皃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

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善曰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覔然飢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伋曰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翰曰覔然飢憂皃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音名善曰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曰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濟曰夜分半夜也良曰閉目曰瞑皆言憂懼損性故不能致長年也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僅劣也向曰勁刷謂梳也醇醴酒也言以梳理其髮鬢飲酒以發顏色其鬢髮豎面赤耳僅少也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銜冠善曰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荆軻瞋目裂眥

髮植衝冠翰曰言其怒色殊觀赫然甚於酒之發色者豎髮衝冠亦甚於梳理者矣言怒亦損性植豎也

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向曰形骸無精神則困國無君則亂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昬於上國亂於下也銑曰精神急躁於腹中形貌失色於外如君暗而國亂也喪失也

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善曰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溉灌之也濟曰殷湯大旱七年若種稼於其世偏有一水之功者雖終見燋爛然此苗必得一灌之潤而後枯死亦猶

今養生雖終歸於死必得一養之益也溉灌也　良曰誣輕也

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

善曰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恚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肆恣也　翰曰侵損肆縱也

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

善曰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　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年者亦猶不知苗有一灌之益而直欲望嘉穀熟於旱苗終不可得也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

善曰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　向曰形無神可恃則死也　銑曰神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　濟曰喜怒過甚則害生理之易也

故修性

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良曰不為彊梁而本於柔謙也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善曰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也翰曰棲居也銑曰泊然無營欲皃無感謂哀樂不能在懷也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濟曰呼吸吐納謂服氣也翰曰形在外神在內不以憂喜亂之則相親而濟於長年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五臣無之字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善曰氾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鄔

侯切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　銑曰上農區田謂穿坎為區廣深六寸相去七寸區中種穀一窠秋收每區三升計畝當百斛也

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向曰相懸謂畝十斛畝百斛也商農所以無十畝百斛之利者為守其常見不知變通故也亦如人之在生但見目前所欲不識養生之理可致長年也

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音名　善曰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瞑不欲覺也　銑曰豆謂大豆也言食大豆則身重食榆則多睡也瞑睡也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五臣本無共字知也善曰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

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也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亡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令之鹿葱也　翰曰蠲除也合歡萱草藥名也

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

善曰養生要曰大蒜多食葷害目又神農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豘肉損人與豬同說文曰蒜葷菜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

蝨山乙**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於并**齒居晉而黃**

善曰抱朴子曰令頭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風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麞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瘤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未詳　良曰頸項也皆謂所處

所食土地所宜而致之也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翰曰豈唯所食之氣害之使重闇者亦有能變之使輕明者也薰之使黃而無使堅銑曰薰之使黃則必脆亦能變之使堅也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善曰方言曰延年長也濟曰芬亦薰也言能薰之使黃使堅使香則亦能使人延長明矣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善曰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良曰輔助也而世人不察

良曰不察服食之理以養性也唯善本從心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烏佳反善曰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周禮鄭玄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向曰淫哇樂聲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五臣本作煑其腸胃善曰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鄭曰鬻鹽謂湅化之鬻今之煑字也翰曰滋味血肉之食也醴醪酒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善曰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修理而動者正氣銑曰腐敗悖亂也正氣謂安樂之情也思慮銷五臣作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音邃善曰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濟曰殃傷也平粹謂純和之性也夫以蕞在外爾之軀攻之者非

一塗善曰左氏傳子産曰蕞爾小國杜預注曰蕞爾小皃也　良曰蕞爾小皃軀身也非一塗謂聲色玄黄滋味芳香喜怒思慮哀樂之事共攻於人身也易竭之身而内外五臣本作外内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向曰以百年易盡之身而喜怒形於外思慮攻於内所謂受敵也且非木石之堅必其自用甚者濟曰言自用其性不可久言將死也不依攝養之術也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絶善曰素問黄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　翰曰謂形神之氣乏絶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善曰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　銑曰衆難謂上哀樂之事世皆知笑悼謂之

不善持生也善曰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其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　向曰人皆笑之傷之謂其不善持攝生性也悼傷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良曰有致養其身有失其理者失於微纖之間也措置亡失也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善曰莊子曰藏乎無端之紀　翰曰白謂白髮也終謂死也言死者悶然不知其端緒之所由也中智以下謂之自然善曰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　濟曰言中人之小智以下謂漸然至死為自然也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善曰老子曰未兆易謀　銑曰中智之人縱少悟養生之事皆恨逢遇之初不慎衆險於未始之前也衆險則喜怒哀樂

之流也是由五臣本作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五臣本有而字為五臣本有受字病之始也善曰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疾迎扁鵲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束晳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為外錯葦昭曰魏無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　向曰病甚至於覺痛方以為得疾之始則中智以下皆然豈預知攝養之事也亦如理國先見安危理之於未亂國乃理也餘文同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五臣本作理翰曰著盛也夫人之患害成於微小之間人所不知及將救之疾已盛矣故醫者無功療之也亦如國家當重賢良以理天下而人和年豐豈

（可輕棄而不用及國亂乃欲用之則無可施功也）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濟曰馳騁猶歷觀也域間也一切猶一時也言歷觀常人之間故有一時苟且之壽皆不曉養生長年之理則俯仰觀察莫不皆然言多也）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良曰有疾不先醫者皆以為疾狀多同遞相證驗以自覚慰輕於攝養謂言天地之理皆如此也）縱聞養性（五臣本作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向曰中智之人縱知養生之事則自斷於所見苟隨其欲謂養生之理不如此也）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銑曰言狐疑之心雖少近不知養生之所由何如亦未定也）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

厭衰中路復廢翰曰言服藥未至於驗志厭而將歇中路則廢也或益之以畎古犬澮古外而泄之以尾閭五臣有而欲坐望顯報者善曰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燋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燋盡故名沃燋　翰曰畎澮細流也尾閭海水泄處也言人之服藥所益如細流之進而乃多泄其精如尾閭之泄其必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長年之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

後善曰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善曰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為豫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顏師古以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麈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向曰嗜好之物具在目前藥效之事十年之後欲從其道恐復無驗兩事俱失故猶豫是非未定心爭於內嗜好之物誘目於外以情欲為交樂以服食為賒應二者相傾復有敗攝生之事者戰爭也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五臣本作自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善曰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

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枕音尤　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與林木同類至七年柯條乃覺殊也養生之理初與衆人同道道成然後可覺殊矣

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

善曰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靜　濟曰躁喧塗道也長生之理漸修而遲其應遠矣人意欲速而望近以此莫能有專志以相終而得之也

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

善曰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良曰悠悠者謂心遠於此道者效驗也求者謂求養生者喪失道也言不專心則失業也

偏恃者以不兼無功

良曰人有偏恃一事者必不兼於他事故養生無功也

追術者以小道自溺

翰曰追法術皆從名譽者必偏於小道沈溺其心又不能

成矣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向曰此類謂上所述也善

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善曰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靜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善曰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銑曰不是心中實欲而彊自禁止益真不欲之故能養生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也銑曰厚味滋味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五臣本作泊獨著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內莊

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　向曰言外物聲色之類欲以累其心者不存繫之於神氣以醇素淡泊獨明其道著明也　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　善曰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　翰曰道生一故守之而不亂其心不亂其心故養和其神和其神理長年可濟故同乎天地之大理也順理也　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　善曰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

也睎以朝陽綏以五絃善曰毛萇詩傳曰睎乾也翰曰睎乾也綏安也睎於朝陽所以養和於物也安以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所以養羣生也此皆謂得生性之理也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善曰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者也向曰忘其歡則形不勞故樂足不勞形則曰遺生故身存也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善曰贊類曰恕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

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向曰言將與仙人比年爭壽則何為其無有長年也

運命論　善曰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亡之名應籙以次相代宋均曰運籙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　善曰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銑同善注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　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　聖明之君必

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善曰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翰曰謂不因媒而相親蓋道合也介媒也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良曰唱和相從君臣和也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善曰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同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濟曰委曲相合有如符契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向曰不相疑故不信讒不信讒故君臣道成矣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銑曰所以能成君臣道者以此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善曰易乾鑿度曰聖

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呴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呴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 翰曰黄河千年一清清則聖人生於時也 良曰里社神祠也

羣龍見而聖人用 善曰易曰見羣龍無首吉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濟曰龍潛之時道不用也喻君未升位也龍既見矣故用於時喻君功成於天下也

故伊尹有莘所巾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 向曰莘氏國名也媵臣小臣也阿倚衡平也商殷也言殷有伊尹倚以萬事平於天下也

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 善曰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干周西伯六

韜曰文王卜田史編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之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　銑曰太公呂望也周尊太公故號為尚父

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翰曰百里奚賢人也初仕於虞國虞君不用其言乃滅亡乃之秦秦用其謀而為彊霸蓋一人之身也用之國昌不用則國亡也非在虞則不才任秦則賢

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

善曰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為劉帝師

向曰張良漢臣也以游於羣雄向曰羣雄諸侯也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銑曰石堅水柔以柔投堅其不可入也言道不合亦猶是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翰曰以堅投柔其勢必入故不逆也自以游於羣雄至莫之逆也善本無此一段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善曰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為韓王而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　良曰非拙巧之異也蓋識與不識用與不用耳陳謂涉也項謂羽也沛公謂漢高祖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濟曰張良之說前後一也蓋前人不識離合之道也離合之道若神明之相應合也故彼四賢者名載

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善曰春秋考異郵曰稽之籙圖
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烏陵春秋命歷序
曰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
為張良生韓之陂漢以興春秋感精記曰西泰東闕謀
襲鄭伯晉戎同心遮之殽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
不知泣血何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　向曰四賢謂
伊尹太公百里奚張良也言此君臣之道應乎天事合
於人心其可測至於賢愚之
間哉言不可至也格至也
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五臣本作欲將至有開必先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
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
之必先為之生賢智之輔佐　翰曰人之清明其志如
神意之所欲事有開通者應必先達
君臣相合運命所當者亦如之也
天降時雨山川出

雲善曰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出雲也銑曰天之將雨必先出雲君臣相感亦如此詩云惟嶽五臣本作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善曰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良同善注豈惟五臣本作唯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祅五臣本作妖始於夏庭善曰呂氏春秋曰世有興主之士也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躶而譟之漦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齓遭之既笄而孕無夫

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酈山下綦仕淄切　翰曰亂亡之國亦運命也

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　善曰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　向曰社宮猶社稷也

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　善曰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名之所宿

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名見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田於蒲立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　翰曰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庚宗婦人宿遂有子在齊夢天壓已有一人深目而豭喙命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後還晉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豹以夢中命為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為豎後豹病豎牛將為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覆之以返空器叔孫遂餓死此則禍成於庚宗矣暱親也豎官號也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歷數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歷數謂天道也　良曰謂運數至也

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　銑曰介媒也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

興者六八而謀善曰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翰曰河圖洛書聖人將興之應也文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王伐紂之時年八十六衰謂文王沒也謀謂武王誅伐紂也九十七當言九七而言七九八十六當言八六而言六八益言之倒及成王定鼎於五臣本作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曰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六八即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善曰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向曰幽王厲王無道不恤國事故大壞也二霸之後禮樂陵遲善曰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

之卒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

文薄之弊漸於靈景

善曰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悃誠也翰曰文德之澆薄其弊漸生於靈王景王之時也

辯詐之偽成於七國

善曰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也自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　良曰七國謂齊楚燕趙韓魏秦也辯詐謂游說之士也

酷烈之極積於亡秦

善曰言詐偽既成故加之以酷烈也解嘲曰呂刑靡弊秦法酷烈也　濟曰前述七國則秦在其中今此重言者謂吞滅六國獨擅酷暴於天下也漢王之故亡秦也

文章之貴棄於漢祖

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以馬上得之

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向曰漢朝雖重文章之士而高祖以武定天下志意輕棄儒士**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善曰家語冉有曰孔子之言也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善曰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國曰誾誾中正之皃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誾誾如也桓子新論曰遏絕其端其命在天也　良曰道之不行雖至賢揖讓規矩亦不能遏絕澆浮之端也誾誾和樂皃洙泗二水名孔子講道之所也**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善曰周易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睎驥之馬亦驥之乘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睎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　銑曰孟孫二子體法顏冉故云體二志望孔子之道故云希聖當衰弊之世雖體望聖賢之義不能綴繫其末也從容安樂之皃維繫也　天下卒至于五臣本作於溺而不可援五臣本有也字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善曰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援助也　良曰卒終也溺謂大道沈溺也　翰曰道不運會而見輕也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

適衛衛靈公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善曰史記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土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音頹善曰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仲尼之智也而五臣本有受屈厄五臣本無厄於陳蔡善曰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乎

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絶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以仲尼之行也而掐毀於叔孫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馬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善曰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善曰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善曰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濟曰彌廣綸理也言時君不能用之使廣理於俗也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

善曰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　向曰經歷天下應聘七十國君竟不見用是不得其主而運不合也驅騶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善曰蠻謂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荊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　翰曰孔子道不行欲居九夷夷即蠻也夏謂中國也屈謂受屈於季氏辱謂見辱於陽虎並魯之公卿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善曰史記曰伯魚生伋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國語晉叔向曰引黨以封己韋昭曰封厚也魏志曰高柔上疏曰三事偃息養高者也

銑曰子思孔子之孫也言子思望先聖之道欲先聖之體然而未至聖道但為厚已養其高名能以權勢動於時君也言其道不如孔子而時君反信之
其所游歷
孔子有聖德而時君不用此運命也希望也
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
五臣本無雖造門三字
猶有不得賓者焉
翰曰言子思游歷天下而諸侯皆結車馬至子思之門而諸侯尚或有不得預賓客之位者遣至也
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
五臣本無於字
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
善曰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
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

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間之言者也向曰西河地名肅敬也閒非也言西河之人敬子夏而歸附其德比道於孔子而人不敢非其言其道不如孔子而人乃信之蓋運命使之然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五臣本作世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直喬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善曰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纍也銑曰言此二人不達運命之理所為太過也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

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翰曰遇窮厄之時其心不怨居重任之地其心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善曰漢書孫寶曰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也　濟曰折辱屈損也言身可以受辱者推於運命也道不可損者以待其時也則屈原沈湘賈誼發憤適足以彰君之過而自損是不知運命之理也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翰曰失位則可以推排運命而忠義之名守之如一不可失也奪失也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善曰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也　銑曰水流曰川水深曰淵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善曰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

澤無公無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云土潤謂塗濕也體清以洗物不亂五臣本作辭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五臣本作其清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寀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溺以清好灑人之惡仁也寀式甚切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小爾雅曰迕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翰曰忠直之言必逆迕人主之意獨立清正則背於俗類此事理之勢所宜皆然矣迕觸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

善曰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　良曰木高出於林上者故風吹而先折也　濟曰岸側有堆阜而出於岸侵入於水者故水流必先衝之也湍衝也

行高於人衆必非之

善曰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固見非於世也　向曰德行高遠出乎聲俗故衆人嫉妬共為非斥亦如木秀先折堆出流衝也

前監五臣本作鑒不遠覆車繼軌而五臣本作然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

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也　良曰前鑒謂行高忠直之心皆見非斥以成罪累如車之既覆後來者復繼其跡而志士蹈志而不悔執直而不失者何為哉非所以好其死而惡其

生益將以遂其所志而成君王之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善曰家語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銑曰言衝君之威以進忠直如涉風波之險道恐墜落而死矣冒衝也塗道也求成其名而歷謗議善本作誹謗於當時彼所以處之益有筭矣善曰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蒼頡篇曰筭計也翰曰言忠直之人冒險道歷謗議於當時所以甘處危亡之地蓋有善計而進於君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善曰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

曰不徼自遇　翰曰言道之將行命與責合伊尹用於殷湯呂望用於周文百里奚用於秦穆公張子房用於漢高祖也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　善曰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向曰道廢命賤豈獨君子羞恥之而不為政乎蓋亦知為之而必不得也

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　善曰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蘧蒢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銑曰希望也蘧蒢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言人有所作望得時世苟且求合則其心懷輕薄鄙惡之性而語則詐偽口面柔和以求取於人意也

俛仰尊貴之顏逶迆勢利之間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蘧蒢觀人顏

色而為辭故不能俯以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嫂逶迤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銑曰對尊貴之人則俛仰媚取其顏色而進行於勢利之中也逶迤行皃

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

善曰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曰鄒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 濟曰貴人之意所為者無是非好惡皆順而讚美之其如流之順也貴人之言無可否得失而應對之如響之應聲也

以闚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

善曰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 良曰闚看盛衰以為精神之明盛者向而附之衰者背而去之以此為見變通之妙

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

善曰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馬廣雅曰脫誤也毛詩曰棄予如遺鄭玄曰如人遺忘忽然不省存也 翰曰言

其逐勢所集如人歸市以求利也失勢者則棄之如人脫屣而遺之也

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善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亡孰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失二者孰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　向曰其言謂逐勢利之人有言也言立忠直之名而身致危亡困辱失其官爵者也而戒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其榮則名與身孰親言身可親也忠直之名不可近也得與失誰賢言得者賢也榮與辱誰重言榮者重也孰誰也珍重也

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五臣本有也字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　良曰絜謂裝飾使其鮮絜車徒謂車馬侍從也

眽眽摸白然自以為得矣善曰爾雅曰脉脉相視也　銑曰眽眽驕詐皃

益見龍逄比干之亡其身

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善曰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　翰曰言其但見龍逢比干忠諫而死以為不如逐勢變通以全其身則不思飛廉惡來之諂佞竟以誅滅矣族謂家族皆誅也蓋知伍子胥之钃燭鏤力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善曰左氏傳曰吳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王聞之賜之屬鏤以死杜預曰屬鏤劒名也左氏傳沈尹戍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也　向

曰貴無忌楚之讒佞人也厥害賢良昭王誅之夷滅也
言邪佞之人但知子胥忠死以爲不如諂佞以全乃不
戒愼無忌諂
媚必見殺也

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

善曰漢書曰汲黯爲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名
爲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爲懷詐面欺使
薄責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
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　銑同
善注

蓋笑蕭望之跋蒲末**躓**竹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善曰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　良曰跋躓謂
折挫也絞縊以繩自繫而死也蕭望之爲太子太
傅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傅見重遭石顯讒言顯急令車
騎圍望之第乃歎曰吾任將相年踰六十矣入牢獄苟
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鴆自死天子聞之大驚曰殺吾
賢傅此爲折挫於前也而後邪佞笑之後成帝立以石

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懑不食在道而死後之邪臣又不懼見前事皆復為之也石顯病死而言絞縊者誤也

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善曰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也　翰曰言人立身在於有道不在富貴也周幽王厲王之無道雖為天子不如仲尼有道而為陪臣也

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闕其門也善曰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也　向曰王莽董賢

皆漢朝竊弄權勢者也仲舒謂董仲舒也揚董皆儒學才藝之士也言其守靜其門闃然不喧雜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善曰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也　向曰四馬曰駟也其為寶乎則執杓而飲河五臣本有水字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善曰桓譚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　濟曰人之為寶理者則執杓飲水於河中則河水雖多所飲不過滿腹棄室而露灑於雨中則雨水雖廣不過濕身而已此各知分守理者也過此以外必不取矣濡濕也受取也其

為名乎則善惡書于五臣本作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五臣本作災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善曰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廣雅曰灼明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善曰南都賦曰遊觀之好耳目之娛 翰曰言人為善惡流於千載豈可苟從一時耳目之為娛乎言不可也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也 向曰此五都天下所湊會之處褰裳而涉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雲言多也 銑曰

褰舉也涉渡也汶水名水北曰陽丘山也言汶水北山之下田壤良沃此則知天下禾稼如雲之多椎直追紒五臣本作髻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善曰漢書曰尉佗魋結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紒鬢後垂也紒即髻字也千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露積穀也翰曰椎髻以髮向後為髻蓋南人為之也此比賤隸而使其守倉但見倉粟積多如山如坻在前矣扱五臣作插衽終非其有也敖庾海陵並倉名坻小渚也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余璠煩之珍可觀矣善曰爾雅曰扱衽曰擷廣雅曰扱插也並初洽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曰

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　向曰衽衣襟也言揷衣襟以登山也鍾山藍田並山名皆出美玉也夜光璵璠美玉名也

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高誘曰嗇愛也寶身也風驚塵起喻惡積而釁生塵散而不止喻釁生而不滅也　銑曰夫如是五都之貨汶陽之稼倉廩之積珍寶之美爲衆多也而爲已之所得者甚少豈可爲志且茍貪於榮禄賄貨者乎益須益於主而利於人也　翰曰夫人立身之本在孝與忠而行其道德去其邪惡是愛身也豈其專務諂邪不義則是不愛其身而愛其神也且有身然後安神既不愛其身空愛其命有如風驚塵起一散而塵不復止矣嗇愛也

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善曰左氏傳曰昭元年晉

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也　良曰六疾謂人稟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生失度則為疾矣為人臣者失道亦如之五刑謂劓墨宮割臏大辟也言其為邪諂而五刑常隨後也

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

善曰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審見身名親疎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　濟曰言邪佞逐利之人其利害攻劫奪取之事常在其左右豈可自以為能見親疎分别其客主哉言非也客主榮辱也以榮為主以辱為客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何以正人曰義（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善曰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掩衆暴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翰曰古人所以入仕者以官為行義之本不以祿為利而貪其官位也冒貪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向曰得謂得官位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華）乎邪正之分（善曰呂氏春秋曰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違也　銑曰原本也核考也）權乎禍福之

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也　良曰言自上至此論而筭之則天人邪正禍福榮辱之事皆昭然明白可以知也故君子舍彼取此善曰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也　濟曰捨彼邪佞之道取此忠正之理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善曰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翰曰邦有道則出而仕邦無道則隱而處也言必不違此時矣道不合則不與之言　故曰默道合則與之言故曰語不可失其知人之鑒也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善曰言君

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也尚書曰琁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琁璣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也　向曰天之轉動衆星遂移而北斗恒居其所而不動也琁璣謂北斗柄也逐四時以指四方而衡星在七星之中不遷其處也有如車軸不轉而輪動馬故云執其中也以喻賢聖之人雖遇時各異而志節不改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詩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丘嘗為此事也哲智保安貽遺厥其老子康之先也與孔子同志為友故云吾先友也

銑曰言明智安身遺其遠謀以安敬其子孫者則孔

辨亡論上下二首 善曰孫盛曰陸機著辨亡論言吴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翰曰辨亡者所以辨吴興亡之事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 善曰姦臣謂董卓也荅賔戲曰王塗蕪穢周失其御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 良曰御理也

禍基京畿毒徧宇内皇綱弛紊王室遂卑 善曰荅賔戲曰廓帝紘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 濟曰弛廢紊亂也

於是羣雄蜂五臣本作鋒駭義兵四合 善曰廣雅曰駭起也漢高

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善曰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　銑曰武烈皇帝孫堅也則權之父馬慷慨壯志也下國諸侯之國也電發言威如雷電也堅起兵於荊州故云荊南也及權即皇帝位追謚為武烈皇帝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五計震盪達朗兵交則醜虜授馘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夷羿收之以為己相杜預曰夷氏也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　向曰言孫堅權變之略為當世雄伯也

紛紜言多也夷羿古之善射者也醜衆也虜服也言其威稜則雖善射者必震盪而懷懼出兵交戰則賊衆咸服而授戮也馘謂殺而割取其耳以計功數也遂掃清宗祊捕首蒸禋因皇祖善曰毛詩曰祝祭于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翰曰皇祖謂漢祖也宗祊宗廟也蒸禋祭祀也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良曰雲興風起言多而勇也師兵師也帶州跨邑言天下皆是哮呼交闞乎斬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善曰毛詩曰進厥武臣闞如虓虎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翰曰哮闞虎振聲也言兵勇叫之勢若虎之振聲如風之驅走熊羆亦猛獸霧集言多也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

禍心阻兵怙亂善曰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勠力一心賈逵曰勠力并力也左氏傳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　濟曰羣雄雖義以舉兵同為盟誓勠力以匡帝室將除暴亂然皆包藏禍心欲行篡逆阻守彊兵恃託除亂也怙恃也我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善曰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令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向曰言羣雄之兵或無謀策之法喪失兵威於成熟可取之敵也稔熟寇敵也忠規武節未有五臣本作見如此其著者也善曰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　銑曰言羣雄忠規武節未有如孫堅之盛也著盛也武烈既沒長

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善曰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桓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 良曰沒死也長沙桓王謂孫策也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善曰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翰曰招攬謂收集也遺老謂堅之老臣也述業謂述父業也 向曰謂以少兵犯衆敵也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音旨定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書曰震澤底定 濟曰言前敵雖有守堅城之將亦攻而破之前敵不敢交鋒刃而與鬬戰也 銑曰柔安底致也言叛者誅之服者安之而江外致定也飾法修師則威德翕赫善曰周易曰先王明罰飭法趙充國贊曰

喻以威德也　良曰修師謂理兵也翁赫盛皃也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善曰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為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諸所賓禮皆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老吳志曰策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翰曰交雜也御用也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竒雅達而聰哲向曰彼二君子謂張昭周瑜也皆智也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葢多士矣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銑曰言張昭周瑜來附孫策葢以類聚等於符契相合而同氣相求也用此二賢親而信之則江東多賢士而來也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善曰左氏傳曰

吳周之胄裔也令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民害也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檝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臧榮緒晉書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旅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闚紫闥也

翰曰鉏除也干亂也紀謂綱紀也　濟曰皇輿帝車也夷平庚道也紫闥帝宮也言欲襲迎漢獻帝以平王道反其帝座也

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

善曰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向曰挾持天子以號令諸侯清其帝室天步謂帝室也歸舊物除亂反正也

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

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

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向曰戎車兵車也次謂次於路也側目言懼其威也中世而殞言孫策不成大業而死也

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五臣本作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

善曰吳志曰權甍謚曰大皇帝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修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　良曰大皇帝謂孫權也言天用集會其命於我大皇帝也　向曰言孫權以奇異英雄之蹤繼父兄超逸之跡聖智之心因成善謀也軌跡睿聖令善圖謀也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風也

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

善曰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也　銑曰篤厚也言其志

敦厚而堅固也申重也濟曰嘒沓謀議也俊茂謂賢人也善斷謂所作不疑而必成也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五臣本作乎塗巷善曰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孟子曰夫招士以弓大夫以旌謝承後漢書曰鄧道不應州郡旌命翰曰旅次也丘園謂賢人隱逸之處也言以束帛旌命招之將用於朝而使者交乎道路閭巷也旌旗類也求賢使者執之為君信也塗道也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善曰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轂也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林銑曰天下豪彥志士賢人聞吳用賢之聲皆尋響而至如應於聲也望其光輝如影馳於形也故奇異之人如車輻攢湊於轂也猛士之徒如林木之多也臻至希望景影騖馳於是張昭為師傅

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 善曰吳志曰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又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三國名臣序贊曰周瑜字公瑾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陸遜字伯言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魯肅字子敬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擔吐奇乃搆雲臺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予翼作股肱心膂 翰曰周瑜將也陸公謂陸遜也為丞相機之祖也故不言名呂蒙將軍也疇類也

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 善曰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鄭

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左大司馬右軍帥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黄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武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翰曰甘寧等十一人皆吳名將也

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隲之日以名聲光國

善曰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三國名臣序贊曰子瑜都長體性純懿都長謂體皃都閑而雅性長厚也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隲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為討虜將軍名隲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誨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勳

政

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温張惇以諷議舉正善曰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注曰幹彊也虞翻字仲翔三國名臣序贊曰吳志曰翻性不協俗數犯顏諫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怒徙翻交州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又曰張温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從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

入風議　向曰器才器也幹舉也諷議謀議以舉正國家之事也

奉使則趙咨沈珩衡以敏達延譽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帝問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五臣本作機祥協德善曰韋昭漢書注曰歷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修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權以範為騎都

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修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吕忱字林曰機祅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如淳曰吕氏春秋曰荊人鬼而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機音珠璣之璣　濟曰此二人以天文術數知其機密災祥之事以合其德也協合也

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善曰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遮舸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　銑曰此二人皆死於王命

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善曰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名為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多不待

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向曰補君之過也

謀無遺諝思與舉不失策善曰廣雅曰諝智也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善曰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玃曰吳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　翰曰衡平也言與天下英雄爭平其功業

魏氏嘗善本作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善曰漢書晁錯曰戰勝之威氣百倍也　濟曰魏氏曹操也浮鄧塞去之舟下漢陰之衆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酈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

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也　銑曰鄧塞山名言浮舟於下漢水名也水南曰陰衆謂兵聚也羽楫萬計龍躍順流善曰羽楫言疾也羽獵曰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周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　翰曰言羽楫者謂其疾也龍躍順流言船行迷也銳騎千旅虎步原隰善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　向曰銳利也五百人為一旅虎步言猛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處也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善曰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戎車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喟然有吞江滸忽古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善曰毛萇詩傳曰水涯曰滸也吳志曰曹公入荆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　翰曰言曹操喟然而嘆有吞吳國平一天下之勇氣而周瑜為偏將擊之大敗走退也滸

浦也宇宙天下也黜退也赤壁江口戰處也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

善曰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　向曰喪失也轍車跡也言軍敗人亂遂失旌旗車行跡亂也收跡謂收其敗餘之兵

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

善同

向注　向曰漢王謂劉備也備是漢景帝之後故依憑先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也壘軍營壁也蜀將關羽守荆州孫權襲破之取荆州虜關羽劉備怨之遂伐吳備登馬鞍山吳將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圖謀也湘西則荆州地也陸公即遜也西陵馬鞍山之東也大崩曰敗績劉備既敗遂濟于永安宮而劉備殂故云

絕命

續以濡須之冠臨川摧銳

善曰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攔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沈溺者數千人　良曰後又續敗曹公軍於濡須濡須水也冠敵也摧銳謂摧其鋒銳也曹公懼而退走也

蓬龍籠之戰孑輪不反

善曰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逆戰于蓬龍楚辭曰登蓬龍而下隕兮王逸曰蓬龍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殽匹馬隻輪無反者　向曰吳將韓當又敗魏軍於蓬龍之山孑隻也輪車輪也言大敗隻車不還

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䘏

奴六

財匱

濟曰䘏縮也匱乏也

而吳莞

善本作莧

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

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之皃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又曰鄭伯乞盟請服　向曰莞然笑皃示寬

樂也請好請和也漢氏謂蜀也乞盟謂乞為誓信不相伐也謂魏蜀畏懼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層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善曰方言曰躋登也漢書蒯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之計莫若三分天下鼎跱而立其勢莫敢先動也銑曰孫權遂從天命升為尊而與魏蜀三分鼎足而立也跱足也層裂也庸益蜀都也裂分分也言吳北以淮漢二水為界涘水涯也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善曰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翰曰百越地名括通也表外也蓋言其土地廣遠也於是講八代之禮蒐所愁三王之樂善曰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閱也蒐與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銑曰宇內既平講說禮樂以見成功也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

揖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也尚書曰頌瑞于羣后典引曰欽若上下恭揖羣后 向曰告類祭祀也帝天也拱揖羣后謂拱手以揖諸侯示無事也

虎臣毅卒循江而守

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漢書伍被曰彊弩臨江而守之 良曰虎臣言猛也毅卒言勇也循依也

長棘勁鎩殺望颷必遂而奮

善曰爾雅曰棘戟也說文曰鎩鈹有鐔也亦曰長刃矛刀之類也 翰曰棘戟也鎩刀類颷風也奮振動也望風而動者勇於鬬也

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

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名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曰內史過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 濟曰庶尹百官也四民士農工商也

化協殊裔風衍遐圻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也 翰曰

協合也裔夷狄之國也行行遐遠有界也

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善曰左氏傳曰晉人使子員對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　向曰俾使也一介行人獨使也域方也言宇內清平不用戎馬獨使而撫巡於方也

巨象逸駿擾於外閑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也　銑曰巨大也象獸名也逸駿良馬也言皆馴順育之於外閑也擾順也閑謂育獸坊也

明珠瑋寶耀五臣本作燿於內府善曰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良曰瑋美也府庫也

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善曰漢書息夫躬曰羽檄重積而押至　濟曰珍瑰奇玩皆寶物也重跡謂遠方貢獻多而車馬之跡重疊也應響言歸君命速也

輶由軒騁於南荒衝輣蒲萌息於朔野善曰揚雄荅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

軒之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棚閑閑字略作轒樓也音義曰棚兵車名也 翰曰輶軒輕車也騁行也荒遠國也言使輕車行使安撫遠國也衝棚兵車也息於北野謂不用兵戈也

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善曰難蜀父老曰令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 向曰齊民百姓也晨服謂晨朝裝整戎服以備不虞令則無之此乃帝業之堅固也

大皇既沒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

善曰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尚書曰崇信姦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綝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謚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 銑曰大皇權也涖臨回邪肆縱也言幼主臨朝姦邪縱虐乃廢亮為會稽王立權

弟孫休為景帝也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翰曰虔敬憲法也守文良主謂孫休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善曰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尚書曰尚有典刑毛詩曰召彼故老　良曰歸命之初謂孫皓即位之初也故老謂老臣也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吳皓乃降晉晉封為歸命侯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善曰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大夫在朝徒聞唯唯予不聞周舍之謇謇諤諤盡規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　濟曰陸公謂陸抗

也機之父故不言名熙興也　向曰謇諤正直也

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

善曰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都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已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皓以為太尉　良曰施姓也績名也

丁奉

五臣本有鍾字

離斐以武毅稱

善曰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

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

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

樓

五臣本作婁

玄賀邵之

屬掌機事　善曰吳志曰樓玄字承光沛郡人也孫皓用玄為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又曰賀劭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書令　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也　元首雖病股肱猶存　五臣本作良　善曰尚書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翰曰謂孫皓謂上所述者也　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　五臣本作患　皇家有土崩之釁　善曰秦更名民曰黔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助此謂之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　良曰葉代也瓦解土崩皆言亂也釁憂也　歷　五臣本作歷　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　善曰歷命歷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也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

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　向曰言應其政化同為微弱也言晉帝乃踐躡運祚發兵而伐吳也

卒散於陣民奔于邑　五臣無此二句

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　善曰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　銑曰吳有堅地高山大川之固而為晉所破若無藩籬溝阜之勢言易取也溝小渠水也阜小山也

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　善同濟注　濟曰工輸班古之巧智人也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將必取也械具也晉大夫智伯攻趙襄子懼走保晉陽城智伯乃引汾水灌之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激射也言吳非有此事而自亡者蓋為君不明而有疑臣下之心故也

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

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　向曰隊謂兵之部伍言吳亦非有此患也餘注同

軍未決辰而社稷夷矣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決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干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　翰曰決辰十二日也夷滅也言晉軍之至不經十二日而吳之社稷已滅

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

善曰襄陽記張悌字巨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

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

善曰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日謂昔日之曹劉也　良曰曹劉謂曹操劉備也言其將皆有雄略固非晉一世所能

選及也言晉不如曹劉也　銑同善良注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五臣本作阻險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向曰符法貿易詭變趣事也戰守之道自有古法且吳阻險之間尚未改然昔者曹劉之衆勝於晉兵而吳終成帝業今晉師不如曹劉而反敗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則彼此政化有殊而授任羣臣有疑心故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人不疑皓用人有貳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五臣本作掩交廣善曰東都賦曰目中夏以布德毛萇詩傳曰奄覆也　翰曰漢氏謂劉備也

銑曰交廣郡名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五臣本無矣善曰左氏傳曰吴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　良曰曹操好殺戮故云虐深民怨劉公因險以五臣本無以字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五臣本無矣　善曰淮南子曰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范曄後漢書吴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　濟曰劉公即備也言因其險阻得增飾其智也可謂功少而風俗敝陋也夫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五臣本作深遠矣善曰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向曰太祖謂孫權也　銑曰懿厚也言權有厚度量也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善曰論語曰子曰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卹民如子　翰

曰如不及者謂志慕之也恤憂也稚子小兒也

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

善曰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古人之量邪便親以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萇詩傳曰識用也 良曰盛德之容謂禮節也罄亦盡也丹府謂赤心也 濟曰戎行謂兵行伍之間也虜獲也

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

不恚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善曰吳志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黄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荆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促辦卿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為軍後援也　向曰誠心恤憂也我欺猶欺我也言權推腹心信於人士不憂前人有欺　銑曰不恚難貴臣權勢所偪也　翰曰魏大司馬曹休侵吳北邊權乃遣陸公征之權執鞭鞠躬以送之是重陸公之威也陸公謂遜也　良曰時曹公入荆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濟益周瑜之軍也悉盡也武衛謂權之親近宿衛之兵也

畢宮非食善本

有貪

豈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濟曰畢其宮室薄其飲食也非薄也　向曰披張也虛已者亦猶虛器將容受其物也言權開張其懷虛已受納謀臣之計也　善曰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曰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問尋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善本作致命翰曰周瑜魯肅才宜佐時權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獨與肅對飲故云一面自託也士燮為左將軍常蒙險阻以致其命也效致也　善曰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名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為左將軍燮遣子廞入質

高張公之

德而省游田之娱向曰張公謂昭也善曰吳志曰張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甞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銑曰諸葛諸葛瑾也情欲女子之感屬也善曰諸葛瑾事未詳也

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翰曰陸公謂遜也陸遜諫權緩刑而權從其言即除刑法之煩者善曰吳志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為太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耳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善曰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

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之　良曰同善注譏亦諫也三爵謂醉後也誓戒也

屏氣跼局蹐脊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善曰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療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數見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小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　濟曰子明呂蒙字也同善注屏氣跼蹐謂窺壁之時恐其知聞而使其

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勞也屏息也跼蹐緩行也伺謂伺候也　向同善注

惡言信子瑜之節善曰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吾猶吾不負子瑜也　銑曰登壇謂權即帝位也慷慨雄壯之皃言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魯肅也魯子謂肅也　濟曰同善注此則棄人惡言信其忠節削投謂棄也子瑜瑾字也

是以忠臣競盡其謨五臣本作謀

志士咸得肆力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又曰肆陳也　翰曰肆用也

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善曰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方言曰猒安也　良曰區區小也言權大

規違略固不安此區區小國者將欲一統天下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善曰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　向曰遑暇也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盍慊苦簟如也善曰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劉兆穀梁注曰慊不足也　銑曰建業郡名天子謂權也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即天子位而權不許也謂我何者言天下以我無心存淡矣雖居宮室車服盍如不足堪也爰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五臣本作粗精　善曰粗古粗字也韋昭漢書注曰粗略也才古切　濟曰中業謂權中年之時天道人事既定謂三國各據一方也則百法禮儀有所缺失者粗得增修也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

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　翰曰言雖醇醲之化美政之理以網維天下則未列齒於上代帝王之跡然至其體國理人之事亦足以為政化也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基近也韋昭國語注曰沃肥善也　向曰言吳地廣兵衆也帶甲謂兵也　銑曰練謂習戰事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良曰器謂兵器也　濟曰負恃也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翰曰封域謂疆界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善曰陳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

亦不入於室也向曰御理也敦率遺典勤民謹政銑曰敦勉率循典法也言借使中才之人勉循孫權遺法也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五臣本無以字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

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淳曰相與友善為與國黨與也　良曰援助也與黨也言蜀雖為藩籬之助為吳國之朋黨然吳之存亡不由蜀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善曰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濟曰其險狹無

行車之路也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善曰詩曰元戎千乘以先啓行向曰開行陣不過千人亦言地狹雖人衆無施用也舳逐艫盧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減反善曰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柂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翰曰舳艫船也艦戰船也不過百艦言水狹也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善曰蛇鬭以首尾救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良曰劉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言劉氏伐吳之時陸遜比蜀兵為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合然也昔蜀之

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

變善曰戰國策曰公輸班為攻宋機械　翰曰謂吳朝臣見蜀亡恐禍將及吳或謀欲積石以遏江水令流迅以為險阻機械兵器之總名也天子總羣議五臣本作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五臣本無一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氣韋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通也　銑曰天子謂權也總集也咨問也　濟曰陸公謂抗也抗言江水四瀆也無遏絕之理謂不可積石以險流矣四瀆江河淮濟也宣通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善曰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

子魚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　向曰言彼
此皆有機械也　銑曰言晉人所長巧於陸戰若棄其
所長以就水戰是屈其力也晉人又即於荆揚二州而
爭我舟揖之用其不善用舟必速覆敗是天助賛吴也
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重資幣
以誘羣蠻善曰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　翰曰
西陵督步闡叛吴降晉憑據堅城以招延晉軍也
又重以幣帛招說羣蠻同為背叛也寶猶堅也于時
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
止吴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善曰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說秦
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戰國微
異不以文害意也毛詩曰鴻飛遵渚毛萇傳曰遵循也

向曰大邦謂晉也作此論之時吴亡幾仕於晉故云大邦也介間也築壘謂作軍營壁也遵繞也言晉兵守吴要害如襟帶束於身也又以蜀中兵沿江而東下至於吴順流而下曰沿

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苦衡反 善曰東坑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坑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 良曰陸公謂抗也東坑謂海也

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踠於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善曰吴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吴彥等徑赴西陵勑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

城公安督留慮距肩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
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肩等引還抗因此
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八年晉侯敗
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馘杜預曰獻楚俘于廟
俘即囚也 濟曰反虜謂步闡也踠跡謂俯伏也北窺
謂投晉也 翰曰宵夜遁逃也喪失師衆也太半言彊
半也 銑曰伐國取人曰俘獻謂獻生虜於君也 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善曰
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
哉 向曰言陸抗之謀豈欺詐於君也 自是烽燧罕
警封域寡虞 善曰言少有虞度之事也 翰曰自陸公
一捷則烽火之候希有警動而疆界少其
虞備也 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 善曰蒼頡篇曰駭警也
良曰言陸抗亡沒之後而晉潛謀伐吳自此而始
孫皓無道瑕釁日深而六軍於是警駭也兆始也 夫太

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濟曰晉太康年滅吳言太康時兵衆未能盛於曩日魏蜀之師且魏蜀兵盛而吳敗之今晉兵不如魏蜀而吳滅者由陸公亡沒後無良將也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善曰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餘文同　翰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當時禍患亦少於魏蜀之難而廣州遣亂豈不由無良臣明主也愈少也向時謂蜀魏也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善曰詩大雅文也　銑曰人之云亡謂陸公亡也殄盡瘁病也言邦家顛覆宗廟為丘墟者蓋以陸公亡而邦國之人盡病矣不其然與謂豈不如此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善曰周易革卦之辭也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　向曰

玄謂大玄經也言世亂之極則有理世而見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善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五行王相孤虛之屬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善曰周易坎卦之辭也向曰恃險則地利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善曰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吳之興也參三而由馬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顛覆所參則惑矣　翰曰言吳之興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參三也由用也孫卿謂孫卿子也合其三者謂道合於天地人及其亡也恃險而

已又孫卿所謂舍 五臣作捨 其參者也 良曰捨其天地人三者之理也 夫四州之萌 五臣作氓 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 濟曰四州荆揚交廣皆吴地也氓謂百姓也俊謂賢俊人也 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 翰曰勁利之器兵器也 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 五臣無者 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向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遘及也用之者失謂任羣臣有疑貳之心故禍及也 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 銑曰先王謂古先帝王也 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寛沖以誘俊人 五臣作乂 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 銑曰誘進也俊乂謂賢人也士民謂百姓

也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子黎元也　翰曰上行其惠而及其下下效其節以匡於上上下和而君臣之道悅則雖危亡患難之事益不足憂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蔪蔪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向曰言人君能使上下和而君臣不疑者故能安社稷固土宇則長無喪亡之患也

若殷周長有正道則無
此悲痛之事也憖痛也

乾隆御覽之寶

文選卷五十三